

●紙報之送寄益優別特包羅照按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新光戲院

○九五四九話電 面後司公新新路波市
◀映開夜日天今▶

琳 景 梅 耐 楊
哈哈秦 敏 輝 麗李

作傑白歌聲有飄香流風演主合聯

姐 小 海 上

半元元一角六日價◀舊照開時

路京
華新公司
大減價
一天
大花
幫邊
折五至折九
中皮鞋
特別
便宜

雪懷照相室

因爲雪懷照相室是最上等的最摩登化的照相館
出二等價錢

四寸美術照一元得四張
攝影手續精良
交件迅速快捷
決不使君失望

六寸美術照三張一元半
拍頭等美術照相
凡剪此券來拍者
照者加送一張
(金鋼鑽)

春新公司後面新光大戲院對面(電話九〇七九二)
新光明劇中諸君欲拍攝心滿意的照相請快臨

攝製 譚煥 意開 映期 點地
 歌 唱 聲 鉅 片
 第二部
 導演 張石川
 主演 鄭秋 胡蝶
 全體明星
 男女合演
 銀星 幸運
 攝製 譚煥 意開 映期 點地

天一片
出品公司
幕維
通片
上發
音有
聲電
影部
●●
第五
部
五
彩
言
情
戰
地
孤
女
鉅
片

片鉅唱歌自對部名
華豪夜一
●部七第●
片鉅會舞舞歌彩
婦之夫有
●部八第●
片鉅劇舞舞歌彩五
會大藝游
地點期票報意請
點及日開廣各注

金鋼鑽

小言 一 摧殘文化的琉璃彈

(老納)

日軍侵攻閩北，轟一彈！鐵島上墮下幾顆琉璃彈，把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古腦兒燒成灰燼，紙灰飛揚全上海。中國的文化機關被牠摧殘殆盡，這個消息傳出去，全世界的人們，大家都痛恨暴日的「野蠻」殘忍！非人類！

老納急忙搖手：「頓足」「大聲」「疾呼」的勸告全世界的人們，不要只顧痛罵日本人，有人疑心老納做漢奸了，不然，為什麼這樣罵日本人，替牠們反宣傳呢？

其實老納那裏敢做漢奸！做漢奸的人，都要「絕子」「絕孫」男盜」「女娼」永水墮入地獄！萬世不復人身！那末為其要動人家不罵日本？」容老納說個明白，諸位看官便可從然裏面擠出個大悟來。

老納的交遊次長陳季生先生，他爹人家主張增加郵費的理由，不是說因為有許多神怪淫污的小說，郵政方面不應為之盡貼寄資的義務麼？

書籍從郵政方面寄遞散播的，每年不知有幾萬萬冊，小說不過是一小部分，神怪淫污的小說，尤其是小說中的一部分，陳次長輕輕一句說：「一洗帚打死了十七八隻蟑螂罷了。」

郵政是溝通文化的重要機關，陳次長因為一小部分神怪淫污的小說而連累其他各種書籍一概加價，何以異於日本人放幾個琉璃彈，推其用意，竟要把中國的文化摧殘盡淨！

嗟！日本人放琉璃彈摧殘文化，果然是「野蠻」「殘忍」「非人類」，然而陳次長放無形的琉璃彈摧殘文化，是老嫗因此上動人家暫時不要罵日本人，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然後再痛痛快快的大罵特罵也不妨。

通處之小輪至太倉觀察歸返遇劉河民吳君，君曾數日車拉作挑夫，轉輾呻吟於鐵蹄之下，歷數朝夕，至於日前乘機脫逃，轉

雜記

路軍（蠅蝶）
日軍口中之十九

記者於昨日，由崑山乘交

道至太倉，對於日軍近狀甚為熟悉，據云：日軍駐紮於瀏河嘉定，然仍備端於勇敵苦戰之十九路軍，某日，集為日軍官署，挑選行李，得聞彼等之談話，謂：

中國十九路軍，不特奮且作戰時之奇策妙計，尤使用我提挈不定，屢受重創，最可畏者，為終日伏匿軍中，不發一鎗，使我軍重地無目的地可轟，有時我等已對方疲無聲息，於是已退卻或死無無疑，於是大隊衝鋒，詎知方至相當地方，機關槍即執札作響，勇如猛虎之衝前，突然出壕應戰，個個奮勇爭先，手榴彈如雨而下，大隊隊地而來，當其鋒者，莫不死亡殆盡，若即速退却，則尚可留一小部份之生命，我軍士兵，因年數年來未有戰事，故內國中數年經驗，僅終日埋首書堆以求軍事智識，而十九路軍之所稱肉搏頑抗惡戰，更有甚於「實末之見也」。某君繼謂：當日軍進展至一地時，每見居民竄問：「十九路軍這居民方還有嗎？」一晚，如箱有報息，則全體士人皆披衣而起，朝天放槍藉以壯膽示威，實施彼等早已喪膽亡魂矣。當時彼等果有我忠勇之十九路軍進迫，則莫不風風披披，疾走也。華斯以觀我軍此次雖因戰略關係，全部撤退，然若敵三十餘日，便制強敵，使敵軍至今猶戰戰兢兢，食不甘味，自然瀕滅。

評論

張九維，號子昕，別署趙國棟，江人，斬春人，新黃如黃孝剛田梓榮，皆以能文鳴一時，子昕由武昌武高舉甲身遊學德國，習騎兵科清李參與意大利純駕，得最優等錦標，固一純粹之軍人也，願獨不以此自驕，居常好以吟哦自娛，卜屋吳門，日徘徊於七里山塘度其詩酒生涯，庚辰之際旅遊北平，值海鐵路之隙，戰嘗賦五律三章，以寓身世之感，其一云：『一聲驚濤撼雲起，兩雨暗神州。寥寥悲生事，低徊憶舊遊。吾行傷曲曲，此處正夷狄。』其二云：『大地兵常滿，新秋葉自隨。碧雲殘地晚，黃葉少陽遲。一石雷電填海，琴瑟竟刺天。明志不可作，披髮守伊川。』其三云：『銳鏃咸冰解，衛霍久無遺。水連天一色，鴻與寒分秋。雁序峯岩碧，樓櫓木末蒼。三時餘難離健，深得杜陵詩。公真欲後居上，而出諸能比躍馬之健兒，而不足令今人飲笑也。』

昨有梵皇堡女校之所謂皇后者，至大馬路勒馬馬廐世界修理皮鞋公司，修皮皮鞋，越時頗久，識者多佇立俟之。

請吸
利益均沾之
金帶
煙香

有十萬人大希望

煙味醇熟
衛生第一
大獎品

金銀煙灰盒

九龍
司公煙造華

己未年九月廿五

唐拾義
防癆
久咳丸
上海廣西路角
父子大藥廠發行

返舊還新祇有在
世界修理皮鞋公司
修理過的皮鞋可以當之
洋行索取

[illegible]

余曰：此乃濕熱之邪，侵入經
 絡也。中焦濕熱不解，熱蘊於
 少火，遂成壯火，火動風生，則筋
 急，故疼痛慘呼也。乃以廣地龍
 威靈仙枝為引，此藥服後，其痛
 立見柔枝為引，風藥散後，其痛
 轉側自由。舉動如常矣。痲官
 病動於傳寒，衣不解帶者累月，
 過於悲哀哭泣，飲食不調，積病
 故發之勢也。

痲官之濕溫症，余以分治法，迭
 試，方幸去病之速，不意病加於
 現，下時風骨節向，女孩均喜穿短
 短褲，裹蔽嚴，病者足痛劇，不
 彈，一便均強自忍耐，今已行動
 迭起，步更長，之力久免，卒不
 蓋因之者寒，其痛又作，臥床呻
 人皆認肺
 為必死之
 無藥可治
 在却有肺
 不死之秘
 公開濟世
 請向秘法
 記路第三
 五號愛世

11

100

調查團抽籤東行

我國關切方面。皆服屈於日人之主張。允許綏遠以便而去。日計既得。乃再進一步。要求我國代表。不與該國代表一鑑。以至於離間。願我友邦。深恐日方極端蔽蔽該國。且以東北爲我國領土。我爲主人。有隨同藉資諮詢之必要。於是中日兩方。又以此爲爭執之點。其實李頓因與我代表磋商約。但又不欲違逆日方意見。不得已。其專用抽籤方法。以定中日代表與調查員倡行之分配。抽籤結果。李頓與我代表願離約同行。法委員則與日代表吉田同行。首次要人分配之適當。若有天意者然。惟日方則仍舊有倖倖之意。遂由吉田言於李頓。謂日政府欲領南滿。在秦皇島相候者。法委員既乘。其一則將於何。意欲將李頓乘日艦而不乘海島。將遣海軍歸師離離約及我國隨員乘坐也。乃李頓又主張美德意三使再抽一籤。結果德委員得於是德委員乃乘另一日艦以行。美意兩委員。依然取道北甯路出關。日人之心勞力拙。可見一斑。始見其之中。有以折日人之氣餒者然。亦外交界之珍聞也歟。

蔣光鼐微服蒞蘇

故關守尉謝岳，談約一小時，記者始與辭而別，入晚，再走鐵馬路，店談蔣氏，則茶役謂已遷往他處矣。

鍊蹄下出嘉定

革履之旅客、卽奮勇衛國之總指揮也、記者以蔣氏平日、屢次設計避免十九路軍第五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後、上海附近各地、遂陷入敵軍之手、

虹口公園炸彈案之探索

局聞其詳，惟以尚未至發告時期，

我軍相與圍守和會，方日無賊害，

如方今仍堅守不棄，雖不辱國之本

原則，如今後日車不撤，而仍絕無悔

禍之意，則我軍決戰最後之熱血，

收復失地，我十九路軍，倘全部犧牲

於日軍炮火之下，則亦對得起中華

民族，及四萬萬同胞矣。報告記者時

一演說台，極為煥爛，當十

立於台後

一時事

昨為日本昭和天皇長節，

僑日人，均至虹口公園，

舉行慶祝典禮，在滬之日

本軍官外交官等，咸到場

參加，今年儀式，因日軍

得得意之故，尤較隆重盛

大，欲飲欲狂，在草地上搭

均受重傷

立於台後



程霖生贈犬記

富商積養生，萬有^一天，並在汽車相伴，無異一保頭。性極靈敏，終日追隨程鑣也。程愛之甚，據聞此犬之左右，不離寸步。程每外出，能爲之取帽及司的克，程不知何故，忽欲將此犬

四

于右任年來踴躍京師，頗能自樂其樂，惟當留學合作之後，此老似稍寡懷，有謂于氏亦年高德劭，國府主席何不謂于而獨于林森，故于遂有鬱鬱之盛耳。

自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後，于氏心緒亦較活動，且昭爲同志結締關係，其赴國難及林森去，曾在某次會議席上，報告孫不肯返京之經過，而政院長汪精衛聞而不歡，即起而攻，同志團結，即動于汪毋如是，且于右任年來踴躍京師，頗能自樂其樂，惟當留學合作之後，此老似稍寡懷，有謂于氏亦年高德劭，國府主席何不謂于而獨于林森，故于遂有鬱鬱之盛耳。

自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後，于氏心緒亦較活動，且昭爲同志結締關係，其赴國難及林森去，曾在某次會議席上，報告孫不肯返京之經過，而政院長汪精衛聞而不歡，即起而攻，同志團結，即動于汪毋如是，且

而言曰，曩者桃今之對我排胡者君尙有發言地乎遂行縣長選舉可拘矣于旋即來而謂于氏來源爲事後，汪亦似自曾來運動于回京以至，外間謂李來真因，夫國難至猶不知和衷共濟

撤兵會議中各使態度之分析

生意最盛者爲新埠之日本酒吧間
昔日之慈善機關樹德會，亦改爲一
舊日酒吧間，日兵出入其間，日夜無間
斷，實則爲變相之日本妓院耳。

(他)

入醫院，而重光井則傷
勢太劇，因手究係何人向
未知數，有人揣測謂當日
舉行天長節時，日兵於北
川路一帶及虹口公園四
圍，戒備極嚴且該處及
閘北，完全在日軍勢力範
圍之內，係日人向外勢小
至其地，故因手或係屬於
日人洩洩者所爲，或與日
本國內暗殺案不無關係耳

停戰英使會議議決開十四次延至月餘，卒以日方缺乏誠意，致告停頓，茲
復以英使雷福森之努力斡旋，提出折衷辦法，除中日雙方代表會繼續磋商外，仍爲
俄之期，當在今開數次之日，英、美與此項會議，除中日雙方代表外，仍爲
英使藍博森、美使魯賓，法使拿破敦，意代辦齊亞諾四入，此中，藍博森
以日方會議旋旆力，藍氏初忿日軍之不顧人道，蔑視公理，固持正聲，原
對于會議持旋旆力，惟對和戰問題，則有一任其自然之意，蓋其中能相
情惡者，如荷蘭利益，法使拿破敦，則有以和戰問題，則有一任其自然之意，蓋其中能相
與美無甚，若何利己，如戰，則利益較大，也故於會議時，頗守中立，代表
拿破敦，則法日向有相當關係，拿破敦之初步法使即稱謂，平法使
出席，第雖盡力協助日方，但又不得不顧公理出之，乃亦不致美使魯賓之熾熱，代表
以歐戰大洲盟主自稱之法國，頗有顧意，以積有微瑕，故其地位於政
治外交各問題，法左則意，法右則意，左以相牽制，故法既與日諒解，意
遂聯合美國，而懸於我，是以可以各使態度而論，與日諒解者僅，法使，與
我攜手者，則爲美意，惟英使未必擁有成見，本特辦而外旁者之應付耳，



鳳姑秀蘭之珍佩夏車將劉之遠志謂

請飲

國產烟台啤酒

國產烟台啤酒

理經總
號七八路字同海上
司公成義
號三四四一三話電

本報啟事

[illegible]

石奇人傳

[illegible]

龍龜

她不怕老顏是頭野人，都得低首服從，你道是五神什麼光呢，便是三鞭二哭，三睡兩，四剪頭髮，五上吊，顏老板說前番是，個強頭不化的人，他抱着天皇帝爺，巴掌掌近近的主義，不問是誰，祇要三句不投機，立時指掌撈袖，翻臉就打，這也難怪，是以打起家的，自從這位一太，太進了門，他的威風，一日比一日，這都是要二，太贊化之功，才能化干戈為玉帛，所以顏老板稱她為戒顏司令，不戒嚴路，戒起嚴來，老顏司令便走頭無路，近來顏老板見戒顏司令不似從前那樣的厲害，他靜極思動，便在一個新到的地角，改塊花現的布面，戲了十多般戲，改塊花現的布面，戲了十多般戲，改塊花現的布面，戲了十多般戲，

神秘先生

忽然，一輛洋車在一丈外的轉角上歇下。神秘客揚唇「嘿」的吹，那洋車夫攔做四川路和黃浦灘一帶的「洋車生意」，識得這「嘿」的一聲舶來式胡胡的作用，拉著洋車兒一躍，停在這洋裝先生的足下。神秘客坐上去時，這洋車夫已端整着百米賽跑的預備姿勢，注視著那手杖的動作。

忽然，神秘客睜目讚美的按摩院的大門又呀的開了，一位西裝青年踏出來。他劈口便問神秘客：

「老張！按摩之樂樂如何？」

「老李！怎麼不約而同，又在此地相會。按摩之樂，彼此心照，兄弟此來但試驗必諾洛啊。」神秘客老張回答。

「那麼畢竟諾不諾呢？」老李又問。

金鋼鑽小說集

有坐船、寬闊的黃河，無船怎能飛渡？民間因為康王是真命天子，便附會到神道身上去；了正所載康王渡河事實，只有耿天鵬的建康中興紀較詳盡，那第二帝已蒙塵北去，康王在行出發要想到江南來，行至邊，無船可渡，後面金兵却追來了，中興紀載道：

四晚。探者報云，河水凍盡，六日當立春，當乃黃河拆冰，今聞拆冰，故驚懼。」以爲神廟，無拆之體，在此一舉十合，日五更，揭書報元水鎮再合。

草草布訖，王乘小車，安然而前，大軍緊隨，惟後糧車過冰陷者十餘車，使臣輟公海馬於河中，既渡，三軍轟擊是時，除險，王渡河日，即祭陰

又老和尚見智深被救逃去，恐崔丘回寺殺彼，因相率自縊而死，此固尚在情理之中，至雖被殺之婦人，早已順從崔丘，彼且未知崔丘已在廟外被殺，乃亦無端投井而死，抑又何耶。

第五回魯達既任大相國寺衆頭，廟宇上懸一庫司榜文云：「大相國寺仰委管衆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云云，按庫司榜文，但果智深之法名可矣，不當再冠以俗家之姓也。「魯」字似宜刪去。

第六回魯達與林冲結義後，魯達仍稱林冲爲教頭，直至野猪林相救之時，始改呼爲兄弟，似有未合，蓋魯達直性人，與林冲結義之後，便當兄弟相稱，不應仍呼爲教頭也。

第七回陸謙富安愚高衙內云：「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等他日緝死了便罷。」自縊二字，似爲後文林冲娘子縊死之預兆，但此處總覺下得太突兀，水滸原本文本無此語，不如刪去爲是。

第七回林冲所寫休書，開首即稱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如何如何云云，林冲此時已得罪因徒何必要更舉出從前的職銜，且休書之上，正亦不宜如此寫法，余意此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九字，似當刪去。

說部危言

（陸澹齋）

說部卮言

○……小月說
○……

(生寒聲)

子梅熟黃

孝思不匱的藝術家

污泥中之蓮花！鷄聲之鶴！我痴痴地望着。聖靈如鶴，鑽進我心裏去了，我心裏燃着火焰。

“你可讀過書嗎？”

她搖搖頭，“我不識字的。”

“瞎說。”我含着不信和希望的心理。“像你這樣聰明，決不會不識字的。對嗎？”

“真的。我唱曲子都是聽阿姊唱聽會的。

我微微地深深地吁了一口氣，無意看着腕上的表，手驚得跳起來。不得了，已經兩點卅五分了。我從不曾這樣麼。啊，我母親會得發急嗎？猜我遇了意外嗎？戲館弄壞了。跑狗也散場了。這怎麼辦？

“對不起得很，談話不覺時光飛了。我們走罷。”我平靜，從容地說。

“我是不要緊的。天天晚上總得兩三點鐘上牀，倒睡覺了。走罷。”

“鐵先生，去了嗎？明朝會。”胖子老劉穿着筆挺白長袍我笑嘻嘻的招呼着。

我們出E旅館門口，走了幾步，她忽然喊着停在這邊

[38]

黃熟梅子

夢思不圓的藝術家

污泥中之蓮花！鶴羣之鶴！我痴痴呆想着。聖雲如小白
鶴，鑽進我心裏去了，我心裏燃着火焰。

“你可讀過書嗎？”

她搖搖頭，“我不識字的。”

“請說。”我含着不信和希望的心理。“像你這樣聰明面
孔，決不會不識字的。對嗎？”

“真的。我唱曲子都是聽阿姊唱聽會的。

我微微地深深地吁了一口氣，無意看着腕上的表，我幾
乎驚得跳起來。不得了，已經兩點卅五分了。我從不曾回去
這樣晏。啊，我母親會得發急嗎？猜我遇了意外嗎？戲館早打
烺了。跑狗也散場了。這怎麼辦？

“對不起得很，談談不覺時光晏了。我們走罷。”我故作
平靜，從容地說。

“我是不要緊的。天天晚上總得兩三點鐘上牀，倒是你
晏了。走罷。”

“鐵先生，去了嗎？明朝會。”胖子老劉穿着筆挺白長衫，
我亮晶晶的招呼着。

我們出E旅館門口，走了幾步，她忽然喊着停在這旁的

阮晉倫兒

確有把握不致治療發生障礙

通濟精
毒下疳
白濁橫痃
淋白帶
月經異常
子宮疾病
五經初起復
一經醫治
可於最短期
間完全痊癒
永無後患
西藏路達
飯店對面